

一、邂逅小流光

溫風燈

第一次邂逅螢火蟲，是在花蓮夜晚的佐倉步道。那時與保育社投宿於步道附近的民宿，整頓好行李後，有人就提議要夜探，持著手電筒與一顆探索的心，我們便出發了。

走上佐倉才知道，這步道是完全沒有照明設備的，也因為沒有，夜行性的小精靈才願現身。當我專注用下載來的手電筒LED試著打亮前方的漆黑時，瞬間聽到一驚呼「螢火蟲！」四散的社員此時一致朝聲音的來源看去，一隻，唯獨的一小流光，沿著溪澗山壁婆娑。這時科技的光線逐漸暗去，目光全注視那流動的光。「已經十一月了，還會出現的螢火蟲應該是山窗螢吧！」其中一名社員這樣呢喃著，「山窗」未免太詩意，就像山野中的住家，從窗戶照射出的光，指引迷失的山客一個方向。

山窗螢隨行我們十幾分鐘，直到遇到了另一隻，彼此盤旋不再往前，我不斷回頭看著那一閃又一閃的小流光，覺得很不可思議，好像浩瀚夜空中偶見的流星不斷飛動，還是一對星子「引類欲相輝」，好像有什麼生命訊息要告訴我，但為了不要落單，我繼續向前，而手機螢幕遲遲沒有亮起。

再度看到螢火蟲也是在花蓮，地勢更高的天祥，站在教堂的頂樓，看著牠流洩下來。這次僅見到一隻，時序已進入防寒的十二月，在斗滿的星空下，這隻冬螢未免落寞，或許是被流放的星子，寂寞的旅人或文人，盯著盯著，不久便消失於墨色裡。

母親說走出巷弄的馬路旁的稻田，在她小時候有很多「火焰蟲」，那時候冬天仍會結霜於小草上，就是因為牠們曾經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前幾年小鎮開通的新路，就用了牠們的造型當路燈。散步經過時，我困惑地直呼「蟑螂啊！」少年的無知到如今的回憶，深覺這群小流光既有與害蟲相似的外表，卻在黑暗的世界中給人迷人的幽光。

今年四月，趁服役休假，跟隨攝影愛好的朋友前往北埔賞螢。他說那裡是他高中同學的老家，不會有遊客來。我想這就是所謂的「祕境」吧！在跟隨的途中一直有點小緊張，路徑愈來愈陡，究竟滿坑的小流光會是何等景象？天色其實還未完全暗，但有幾隻已按捺不住閃起光了。從第一隻到第二隻第三隻……有別於秋冬看到的，此時看到的是一明一滅，內心也跟著一喜一驚，腳步緩緩地，進入荒野中。

當夜色真正由淡轉濃，閃動的流光不停現身，我獨自佇立在邊緣，比起朋友們背著鏡頭，不斷游動想要找出最好的拍攝點，自己身無障碍物，欣賞著最自然的光舞秀。再晚一點，連水泥小徑兩側也在閃動了。古人寫道「熠熠與娟娟，池塘竹樹邊；亂飛同曳火，成聚卻無煙。」牠們沒有如煙火般的燦爛，震耳的音效，但是那在黑暗中一點一點凝聚的小流光，彷彿有股力量、一閃又閃的希望，不禁讓我想到幾年前的盛夏，我與數十萬人用手機螢幕，彼此輝映在凱道上，堅強，又溫暖。

二、雲端的小農朋友

張曼娟

每當我從市場經過，那些在市場最外緣，將菜擺在地上賣的本地小農，最能吸引我的目光，令我停下腳步。天還沒亮就從土裡挖出來的竹筍，用一塊油布攤在地上，供人挑選，我還沒彎下腰，已經想像著雞腿蛤蜊筍湯，有多麼清甜。再走兩步，老阿嬤一早採摘的小韭菜，氣味濃烈，是父親喜歡的韭菜水餃餡料。阿嬤又把一旁的珠蔥推銷給我，自從在明池山上朝拜了神木群，吃過珠蔥炒蛋，便念念不忘。

過兩天，阿嬤的地攤上竟然出現一小把香椿，我的內心澎湃激動起來，嫩綠帶黃的葉片，看起來真是亭亭可愛，又有多少人會認識它呢？它可是我的舊識啊，童年時去父親的朋友家裡拜訪，他們採下了自家種的香椿樹頂端嫩葉，涼拌豆腐。大人們都說「好吃好吃」，然而這種陌生的氣味很獨特，一時之間無法分辨自己喜歡還是不喜歡。當我們告辭回家時，又得到一包現採香椿伴手禮。父親珍而重之地放進冰箱裡，有時拌豆腐，有時炒蛋。味覺也許是可以訓練的，我的感官終於被收服。當身邊的外省長輩漸漸凋零，已經很久沒有再見香椿了。我買下那一小把葉片，帶回家去，該怎麼料理？就讓33歲的父親作主吧。

某些農作物會在特定的季節出現，勾起我們的往日情懷，就好像成熟後的金黃色稻田，風中吹來的稻香氣息，總能讓我感到鬆弛，走在田埂上，就像走在返回童年的通道，因為，我的童年是在稻田環繞中度過的。在小學堂裡和八、九歲的孩子講漢字的故事，我對他們說：「秋天是收穫的季節，你們看『秋』這個字，左邊是一個『禾』，指的是農作物，右邊是一個『火』，為什麼是這樣的組合？」有個孩子搶答：「稻子收割完就要把田地燒掉。」啊？要燒掉喔？那稻田不是很可憐？」另一個孩子說。「我猜想，造字的人可能看見成熟後的稻田、麥田、高粱田都是金黃色的，陽光照射下就像火一樣的燃燒，所以才造了這個字。」我說，但我確實只是猜想，所有對於字的解釋，都只是臆測而已。

後來，某次深秋的旅行，萬聖節前來到舊金山的南瓜農場，遍地是堆積的南瓜，大小、形狀不一，躺在枯黃的草地上，金黃燦亮，無限綿延，在藍天白雲的晴空映照下，真的像極了一團團燃燒的火焰。

我原本並不喜歡吃南瓜，近來卻發生了改變。因為種植有機釋迦的小農與我連絡，告訴我種植釋迦時，為了抑制雜草的生長，於是栽種南瓜。或許是因為土地肥沃，遵循有機農法種植的南瓜，竟然大豐收。上尖下圓，呈現灰黃顏色的南瓜綿密香甜，非常好吃。我把南瓜送給朋友，對她說：「這是南瓜護衛，守護著釋迦公主的，妳嘗嘗看。」朋友說她只是放進電鍋裡蒸熟，香軟甜蜜，從來不吃南瓜的老公，都忍不住一口又一口。她問我南瓜是從哪裡來的？我告訴她，釋迦和南瓜都是從臺東太麻里來的。去年秋天我去臺東辦活動，逛到鐵花村附近的市集，看見一個戴眼鏡的小農在賣釋迦，年幼的孩子在一旁遊戲，他細心解說了不用除草劑的有機栽培方式，我買下一盒好吃的釋迦，也加了他的LINE。

我原本是極孤僻的人，最不擅長交朋友，為了吃到好東西，竟然多了幾位雲端的小農朋友，為我傳遞季節中熟成的訊息。

三、鉛筆尖的幸福記憶

賴光真

每個人總會對一些特定的人事物有著特殊的記憶。這些特殊記憶的人事物一旦從心底竄出，或被喚醒，莫名地會牽動我們嘴角上揚，滲出絲絲微甜感覺，這應該就是每個人的幸福記憶吧。

有些人的幸福記憶是熱騰騰冒著蒸氣的火鍋，有些人的幸福記憶是毛毛雨中共擠傘下的身影，有些人的幸福記憶則可能是一張張承載祝福的卡片……但對我而言，我的幸福記憶卻是削尖的鉛筆。

我對削鉛筆特有癖好，尤其更喜歡用削鉛筆機削出來，尖尖的鉛筆。鉛筆插入削鉛筆機，一手壓住，一手轉動把手，繞個幾圈，「喀拉喀拉」幾聲，便能神奇地獲得一枝尖得不得了的鉛筆。削鉛筆機削出來的筆尖，渾然的圓率，均勻的斜度，真是一種無瑕的完美線條。

不知怎麼地，用這樣削尖的鉛筆，寫出來的字就是特別工整漂亮，考試成績也特別的好。

小時候家境不好，削鉛筆機並非家裏願意購買的文具，所以多半還是用一般刀片來削鉛筆。很久以前，小學生的鉛筆盒裏，必定都有一把「手牌」刀片，客家話管它叫「洋刀」（小時候我都以為是「羊刀」，百思不得其解它跟「羊」有何關係，一直到成年，我才意識到原來是「洋刀」）。用這種刀片削鉛筆，力道不太好拿捏，小學生技術欠佳，多半削得好似狗啃。

除了洋刀之外，我的故鄉銅鑼，鄰近木雕之鄉三義，父親因緣際會也從事過雕刻工作。雕刻師傅的工具當然就是各式各樣的雕刻刀，我童年時代的鉛筆，便常用家父的雕刻刀來削。國小時代，每逢月考，考前都要慎重地用心準備好鉛筆，有一回考前，父親發現我鉛筆盒裏有三枝新的長鉛筆、兩枝用了比較久的短鉛筆，還鄭重其事地建議我多帶一枝或少帶一枝，以免考試有個「三長兩短」。

削鉛筆也勾起我小時候一樁蠢事的記憶。二年級時，班導師請產假，來了位學體育出身的男老師代課。男老師比較不擅長帶低年級班，常常一堂課沒多久就把內容講完了。有一回講完課還等不到下課鐘響，老師突發奇想，便說要幫我們小朋友削鉛筆。同學們興奮不已，紛紛在老師的辦公桌前排隊，我當然也不例外，但是鉛筆盒中的鉛筆筆芯都還很長，擔心老師不幫我削，因此故意統統弄斷，然後跑去排隊。

沒多久，下課鐘響，老師宣布服務告一段落，我只好帶著斷筆悵然回到座位，第二節老師要我們寫功課，我還得向隔壁同學借筆。後來回到母校任教，當年這位老師還在學校教書，聽我談起當年的蠢事，哈哈大笑。

曾幾何時，買削鉛筆機不再是難事，一節一節能換筆芯的自動鉛筆開始流行，後來進化到用手壓推出筆芯的款式，削鉛筆開始不再是小朋友的必然記憶。迄今，人們偏愛使用原子筆或鋼珠筆；更甚者，電腦取代了紙筆，拿筆寫字的機會愈來愈少，削鉛筆在許多人心目中，大概已經淡忘殆盡。

不過，偶爾需要寫字，我還是很喜歡拿起鉛筆來。而在寫字之前，總要先把鉛筆插入削鉛筆機中，痛快地轉它幾回，把筆端削得如針尖，湊在眼前欣賞欣賞它的完美，然後再滿心歡喜地寫字。幸福，夫復何求？

四、當野薑花不再香

林美珍

野薑花在貢寮的鄉間小路綻放著，很美，很香，總是散發一股高雅迷人的氣息，常博得路人的讚歎聲。每年總在特定的季節裏默默地開著，她淡淡的清香，是路人向她行注目禮的主要原因。

如果有一天，野薑花不再香了，還會有人注意她嗎？

「你媽媽年輕時，美得像一朵花呢。」無論我認識或不認識的人，都會如此跟我說。現在看著我的媽媽，依稀可見她年輕時的風采，只是多了一些皺紋。曾經她就像我喜歡的野薑花，認真堅守自己的崗位，培養自己的氣息，綻放自己的神采。

媽媽在二十歲時，就從福隆山上嫁到貢寮來，陸陸續續生了八個孩子。爸爸務農，媽媽除了擔任家管外，也要肩負幫農工作，有時還得出外兼打零工來改善家庭經濟。古代有「聞雞起舞」的祖逖，現代有「聞雞煮飯」的媽媽，聽到媽媽洗大鼎蓋的聲音，應該是凌晨四點鐘吧。媽媽準備十個便當，兩個妹妹雖未讀書，但仍在家帶便當，因為中午沒人可以做飯給她們吃，「只要翻開大鼎蓋，裏頭就有便當可以吃了。」媽媽交代著，日復一日……

如果沒有工可以做，那怎麼辦？媽媽腦筋動得快，靠山吃山，到山上砍竹子吧。吆喝全家總動員，即使是上課天，放學後也要去山上挑竹子下來賣。連讀小學一年級的妹妹也加入這樣的行列，按照年齡高低依次減量，最小的妹妹挑三十支，而媽媽挑了三百支，當時孩子們走一趟，她走三趟。有這麼賣命的媽媽，你不做也會不好意思的。

每次過年過節，這位聞雞煮飯的媽媽，可是不按牌理出牌的。因為她比雞還早起床，凌晨兩點起床，做孩子們最喜歡的粿或點心，隨著不同的年節有著不同的粿。她的手藝可是人人稱讚的。記得一次，我在電話裏頭和高中同學聊天，說我最喜歡吃鹹的油飯，第二天早上，飯菜上即出現油飯。那天，我的心一直暖暖的，在冷冷的冬天裏。

農忙時節，媽媽似乎都不會累，早早就起床：煮飯、煮點心，然後和爸爸一起下田工作，不管是插秧、除草、收割，她可是樣樣都拿手。工作兩小時後，才叫我們這些孩子們起床幫忙。晚上又忙著稻穀的處理，又很晚才睡，要我們早一點去睡。以前，我一直認為媽媽好像農忙時特別興奮，不太睡覺的。

有一年元宵節夜晚，我從臺北返家，在貢寮火車站時，我打電話回家，因爸爸不在家，媽媽又不曾騎車，我就跟媽媽說：「那我走路回家好了。」走著走著，忽然看到有人提著燈籠，旁邊有幾盞小燈籠，又聽見大人、小孩的呼喚聲，原來媽媽帶著小姪子們提著燈籠來迎接我了。當下，我熱淚盈眶，是思家之情崩潰？抑或是受到媽媽的舉動感動不已？事後想想，媽媽實在太可愛了。當時，我應該和媽媽合演一段歌仔戲，才夠味。

時間總是不經意的從指尖滑落，所謂的「苦」日子過去了，昔日嗷嗷待哺的小孩，現在也懂得反哺，只是……

「媽，我回來了。」下班回家，看見媽媽露出一絲的微笑，只是在她腦海記憶中，是否真的按下我的快門，將我記住？在她的腦波裏，是否記起一絲絲她含辛茹苦的扶養八個孩子的苦與樂？

當野薑花不再香時，人們總會問起那清香何處去？曾經駐足在人心中的香氣，總讓人懷念不已，也讓人懊悔為何當時不多珍惜她所散發出的幽香？臺灣有許多很美很香的野薑花，盼人們多多珍惜呀。